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劉公案 – 劉墉傳奇 第三十七回 楊武舉救人戰群寇

王自順說：「回大人，是九月二十三日到他的店中投宿，他就說出新出了一伙強人之故。他又說：『住下呢，也是死；往前走呢，可是也活不成。』這可如何是好？回大人：幸虧盛店家修書一封，叫我投奔楊家莊他的表弟家中，可以保全無事。」小人就拿著他這封書字到了楊家莊楊家，見了武舉弟兄兩個，將書取出，與他觀看。很承他弟兄的情，看他表兄之面，將小人招留下，滿口應承，敢保無辜。又設酒飯款待，將小人送至書房安歇。那天不過三更天，外面把大門打個山響，將小人也驚醒，小人不敢言語。東屋內側耳聞聽楊家的家人，隔著門問了問，外邊人說是找小人的。家丁進內回報了他的家主。武舉弟兄二人，俱各起來，吩咐人在大廳上點起燈燭，令家丁把大門開放，將那些人放進來，讓在大廳之上。小人也就暗暗的起來，開門出屋，隔著照壁往裡聽，看來的人就有十數多個，人人手拿器械。楊家弟兄明知有事，也是預備而出，坐在廳上。

楊文炳先就開言講話。」

王自順，往上進禮將頭叩，口尊「青天老大人：小人站在照壁後，耳眼留神看又聽，只聽得，武舉文炳先講話，眼望來人問來情：『列位到此因何故？有話對著在下云。』賊人聽見舉人問，內有一人語高聲，說道是：『我們俱是綠林客，專劫經商過路人。今日別處作買賣，俱各無從在府中。方才回來伙計報，踩盤之人對我云：說是過路一行客，獨自單身行李沉。今日個，大料必住龍潭鎮，天晚不能向前行。因此我們隨後趕，到了盛家旅店中。問了問，說他投親到這裡，所以趕來找此人。想來他在你這住，獻將出來理上通。情義雙全無話講，要想瞞哄萬不能。』武舉聞聽開言道，並不生嗔帶笑云：口呼『列位聽我講，在下說來大伙聽：買賣之人非容易，拋家失業做經營，撇閃父母與妻子，戴雪披霜奔途程。好容易賺錢回家度日月，養贍合家滿共門。要是遇見眾好漢，人財兩空喪殘生。常言說：古來就有綠林客，卻與列位不相同。也有財物留下半，也有求財不害人，也有那，單殺貪官與污吏，喜助孝子與賢孫。小本經營不稀罕，英雄另是一般行。那像列位如何樣，又要資財又害人。損人利己終不好，豈不知，惡貫將來要滿盈。』

「回太老爺：小人站在照壁後面，聽看明白，武舉文炳解勸那些個強人，他說：『做好漢的人，要濟困扶危疏財仗義，才是丈夫所為。要像列位劫著客商，不論多少，必要叫人財兩空，使他父母不能相見、妻子不能團圓，豈不陰功有損嗎？見過作賊的有慶八十的？惡貫將滿，來要打劫路費，再無不報官之理，倘然縣官知道，驚動官兵，列位如何敵擋？被獲遭擒，難免在刀下之苦。若死之後，賊名脫不過的。你們方才說的那個單行的客商，乃是在下的一門親戚，販賣綢緞為業，路過至此，到舍下探望。列位既然趕到此處，在下知道此道中的規矩，再不空回。今朝既然是你們來到舍中，別說還有這麼一點，就是沒有這件事，來會子，再也沒有空過的道理。在下情願奉送八百兩的微禮，列位收去，以作會親之資。列位瞧著，我弟兄也有一點名望，當作了相與，有何不可？』」

王自順開言把「大人」叫：「貴耳留神請聽聞：楊姓要把小人救，情願拿出幾百銀，送給強人拿了去，怎奈他們不依從。內有一人開言道：『叫聲楊姓你聽真：這要是，別者之人說倒允，惟你弟兄卻不能。我們離此不甚遠，四十五里路途程。你家富足誰不曉？遠近各處盡知聞。我弟兄，不來驚動看情義，皆因算你是賓朋。很該知情心感念，世路人情才算明。今朝我來到此處，就該獻出那客人。你反倒，之乎者也來搪塞，你又拿出幾百銀。讓你金銀過北斗，想買客人萬不能！今朝若要將你讓，外人聞知笑破唇，說我們，欺軟怕硬怕武舉，弱了江湖好漢名。既然此話出了口，須得獻出這個人。』武舉聞聽強人話，文炳登時面帶嗔。眼望強人開言道，臉帶怒色把話云：說道『你是胡言講，信口開河把糞噴！我將實話告訴你：快些回去死了心。那客人，素不相識無會面，特來投到我家中，濟困扶危稱好漢，除惡霸，方是英雄丈夫行！』」回大人：武舉楊文炳，他見那些人不要銀子，單叫把小人獻將出去，楊文炳他就惱了，說：『我好意賞你們幾兩銀子回去，就是天高地厚之恩，你們反倒無知，不識抬舉，執意不允。實對你們說罷：人也有，銀子也有，只怕你們要不了去！』回大人：那些強人聞明武舉之言，全都惱了，登時翻臉就要動手。」

只見那人翻了臉，他們時下要相爭。現成兵刃拿在手，跳下廳來賭輸贏。武舉弟兄真好漢，抵擋強人十數名。小人觀瞧心內怕，只恐怕，弟兄二人不能贏。到後來，楊家家丁也助力，看來卻有十數名。兩下一齊動了手，火把燈籠滿院紅。看看鬧到交三鼓，一死相拼豈肯容？楊家弟兄施展勇，兩把鋼刀實在精，躡跳躍急又快，砍倒強人賊二名。雖然是，身上著傷卻未死，躺在地上口內哼。餘者賊人敵不住，只想時機跑出門。楊家主僕又要趕，只想一概盡皆擒。到底還虧楊文炳，那個人，心懷仗義有老成，攔住家丁和兄弟，高聲叱咤叫賊人：「論正理，一齊拿住將官送，解到當堂問口供，正法開刀問斬，與民除害氣才平。但只是，內中一件我不肯，當面議出你心明：縱然你等為強盜，並無驚動我這村，還算你們明時務，故此今朝我恕容。開條生路容你走，快些脫身莫消停。」眾賊聞聽這些話，一轉身形往外行。舉人復又開言道：「爾等回去要務正，別想再乾這營生。作寇為賊無好處，急速回頭正路行。」

「楊武舉把那些人還勸了會子，那伙賊人抬著帶傷兩個賊，逕自出了楊家。楊家家丁把門關上，他們弟兄倆回廳歇息。小人感謝，倒勞武舉說：『賊盜滅除，乃是大丈夫所為，正是英雄本色，這倒不敢勞謝。那伙賊人，這一去，必然遠奔他方而去，從此太平，歇息了罷。』他弟兄回後面去，小人仍回書房。

他家的家丁，收拾傢伙燈燭，各自散去，歇息半夜。到了次日早旦清晨，小人起來裝糧行李，楊家的家人送出洗臉水、茶來，小人淨面吃茶，楊家弟兄出來相見。小人告辭，舉人叫家丁把小人的騾子韉上，搭上行李，拉出門外。小人別了楊家，二人出門相送，小人騎上騾子，要回家去。」

小人上騾才要走，一心要轉我家中。復又多心不肯走，暗自輾轉在心中。小人想：不是他寫書托表弟，小人殘生保不成。又思想：強人雖去有後患，打聽真實才放心。不如還回盛家店，又謝盛姓又存身。我小人，再回一句實情話：心中膽怯怕賊人，萬一他們前途等，小人一去中牢籠。

我小的，主意拿定圈回騎，緊緊撒放騾子行。依然又到龍潭鎮，越想越怕回裡行。我小人，復又回到客房內，店小二將騾接在棚。盛店東，出來留在他店住，打聽楊家信共音。在他店中住一夜，第二天，真正果有岔事情：人頭扔在楊家院，兩顆首級淌鮮紅。武舉拿進縣中報，鄉保他，回到衙門去稟明。誰知道，知縣竟是來作對，一派歪詞人怎禁？他說武舉將人害，收入南牢監禁門。只問屍首在何處，定叫實招認口供。二十五日這一夜，又出一宗怪事情：楊家一門老共少，盡情殺死赴幽冥，男女二十零四口，可憐個個淌鮮紅。」王自順，說罷不住將頭叩，公座上，立怔諸城縣內人。